

第一戶社員

康濯 著

農村文學讀物



農村文學讀物

第一戶社員

康 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4年·长沙

內 容 提 要

本书选輯了康濯同志的短篇小說数篇。这些作品，反映了农村的新面貌，表现了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新旧思想的斗争，刻划了一些典型形象。作品的思想性强，人物栩栩如生，有着感人的艺术力量。

編号：(相)2607

第 一 戶 社 員

著 者：康 濯

出版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

长沙市兴汉门口

发行者：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1964年5月第 一 版

印张：5 1/3 插頁：1

196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84,000

印 数：1——22,000

统一书号：10109·807

定价：(5)三角八分

編 者 的 話

文艺面向农村，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新文艺在农村的陣地，向广大农民，特別向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为此，我們决定出版一套农村文学讀物，着重选編我省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近几年創作的各种形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多是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生活、歌頌新人物的成长的，富有教育意义。同时，文笔也朴实、生动，适合一般农村讀者閱讀。

为了使这套书能够不断增加新的品种，提高质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希望作者、讀者們大力給以支持和帮助。

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十月

目 录

春种秋收·····	(1)
公社的秧苗·····	(48)
三面宝镜·····	(71)
第一户社员·····	(120)
代理人·····	(143)

春种秋收

开 头

前年冬天，我在岭前庄住了些日子。今年，二月早春时节，我又到了岭前庄。相隔一年多，村子里变化真不少。半天的工夫，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就告给了我几十件新鲜大事。吃罢黑夜饭，我正说要再去找他谈谈，他可又自己跑来了；并且笑咧着嘴，急急忙忙地对我说道：

“嘿，我还忘了个挺大的事儿没跟你说哩！”又好象故意立虚地停了下来，看了我半天，才接着说：“你知道，周昌林结了婚……”

我大叫一声，抓住他的胳膊使劲儿摇晃，让他赶快说说这件事。他可要拉着我先去昌林家看看，并要我去叫昌林自己说。我就忙忙乱乱地跟着他上了街。

这个宣传委员名叫周天桂。他說的周昌林，是一个远近四乡都有点儿名气的好青年；担任着村里青年团的副書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技术委员，听说在去年秋天参加了党。据天桂談，昌林結婚还不到两个月，他那恋爱的故事可真是好的厉害。又說，他住的新房也挺美——单另住着土改时候分給他家的那两間北屋。我知道那是在一个小独院里。我催着天桂，連跑帶窜地跨进那个院子的北屋，只觉着猛然間渾身亮透；就象是刚从陡岩直立在两边的山沟里第一步迈上平原，眼花的看不过来面前的景色和风光……

周昌林大手大脚地跑到我跟前，又笑又嚷，推推抱抱地把我直往炕①上送。炕上一个年輕的妇女早給我和天桂扫淨了一片地方。我从炕桌上的灯影里看了看这个妇女，不禁大吃一惊，觉得这真是左近的山沟沟里第一个閃光发亮的姑娘。丰潤的脸上透着粉紅的嫩气，稳重的神色当中不露半点羞臊，俐俐索索的两只手，扑扑騰騰的滿身

①炕：kàng，念抗。我国北方人民用礮石或土坯砌成的供睡觉用的长方台，下有孔道，通烟囱，可以燒火取暖。

的劲儿……她好象和我很熟，問着我外边的各种消息。我一边回她的話，一边注意着这个喜气盈盈的屋子——村里党、团、政府、农业社和亲戚朋友們送的彩旗、橫幅和各种摆设，都还是一片刷刷新；粉白的牆头，也还是明光閃閃……我轉向昌林，開門見山地笑道：

“好哇，昌林！”又看了看那个仰脸望住我的妇女。“你看，我一不喝你們的喜酒，二不跟你們鬧房，就是要听听你們恋爱的故事。你俩一块儿說說吧！啊？”

炕上的妇女摆了摆头发，笑着低下脑袋，把一条手絹綁在手腕子上。昌林可把脑袋扭过一边，光笑——笑得傻里傻气的。

我催着昌林，讓他快說。天桂也帮我催促着。昌林却支支吾吾地老說要談談別的。我可頑強地坚持着自己的要求，一点都不妥协。我这不是开玩笑；也不只是因为天桂說了他們恋爱的故事好的厉害，这才引起了过分的好奇。而是因为昌林的結婚，的确算得上是村子里的头等大事。要知道，眼前同那么一个漂亮的妇女住在这里的新人，原本是村里青年們婚姻問題上的最大的“問題”呢！

記得前年冬天我在村里的时候，昌林已經二十好几岁，也到了农村青年該結婚的年齡。他又是个挺紅的干部，长的又英俊，劳动更可以頂住一个半人；沒念过多少书，但靠着自修，肚里的墨水也不少。不用說，他找对象的条件自然不会太低。可是，村外的姑娘大多不愿意来这一帶山区；本村几个高小毕了业的姑娘，眼皮更高，目标根本就沒放在村子里。本村当然还有些沒念过多少书的閨女；別看她們过去不怎么起眼，这二年生活好了，打扮一下，上上地，去去民校，一个个也都变成了宝贝一样的明珠。她們虽也愿意找本村的男青年，并且也有几个跟昌林談过恋爱；但有的是昌林不滿意，有的又因为受了高小女生的影响，却都提出来不管是誰，一定得先答应了帮她上学校，她才答应跟誰訂婚。这么一来，昌林那伙男青年当然不干，他們說：“我帮你学到高小毕业，你怕不又要考中学，不又要跟我退婚，另找外边的干部結婚么？哈，天底下誰干那种傻事儿哩！”于是，沒結婚的男女青年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姑娘們倒还可以去外边找对象；男的，可只能在沒事的时候，在昌林的帶領下，找着上級干部和村里的党支书：一扯

一宿，并且非常激动地提出質問，发着牢騷：

“咱們这都是打从参加儿童团，就干革命的哩！这如今，国家不管要咱們干甚么去，咱們沒說的——提起腿就走。要咱們安心农业生产，也行——咱們就好好发展互助合作。可是，咱們是不是也应该結婚呀？啊？你們是不是也应该帮咱們解决解决这問題儿呀？啊？”

那时节，我也曾被昌林他們質問过不只一次。現在，看着这充滿喜气的新房和这一对漂亮的房主，我在万分欢喜当中好象还带着点儿报复的心理；我接着就大声嚷道：

“怎么，昌林你还不說呀？不說我可要鬧房啦！”

周天桂和小俩口儿不覺都哈哈大笑。炕上的妇女一边使綁在手腕子上的手絹擦着脸，大大方方地对我說：

“你鬧吧，康同志！”

突然間院子里一声吆喝：“慢着，慢着，鬧甚么哩？等等我啊！”跟着就有个青年人射箭一样地蹦进了屋子。这是个高小毕业的学生，名叫周天成。身架儿精瘦精瘦的，人們都管他叫“一根筋”；但他

却精力旺盛，担任着农业社的文艺娱乐委员。他带来一小篮本村出产的梨和花生，跑到我眼前说：

“我知道你准在这里。嘻嘻，闹了点吃的，咱们聊聊。”把小篮往炕桌上一搁，又说：“呃呃，老康，你是想要闹甚么呀？啊？”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我看啦，你最好甚么也别闹。你不知道，我昌林哥他们俩口子是白天黑夜甜不腻地，真好比甚么书上说的鸳鸯鸟儿一样，结婚以来就没有离开过一步；今日黑夜恰好农业社和民校里又都没有事，他两个当然更得在家里‘亲爱’一番……老康，你看，你要是闹闹这闹闹那的，闹得打扰了人家的爱情，那可是不‘道德’哇！”

屋子里哄腾大笑起来。炕上的妇女笑的倒在被子上。昌林可转过身子，嚷道：

“我撕了你这嘴！”

真的就在天成的脸上擰了一把。身子也摇摇晃晃地快坐不稳，赤红的脖子一吱一扭，“吃吃吃”笑的脑袋都抬不起来……我实在不知道周昌林还会这么害羞怕臊。真的，他是个又高又壮的漂亮青年，严肃大方，谁见了谁都会赞美。他往地里担粪的时候，身子不弯不荡，就象随便走道儿那样迈

着大步；肩膀上吊着一二百斤重东西的扁担，随着他的步伐，走一步，好象便要跳起来二寸高。推三百斤的小車，他使一个巴掌抓住一边車把，就能走半里地。可是，現在却象碰見誰在他胳肢窝里搔痒那样，变得沒有了一点力气。天成这个“一根筋”一胳膊就把他搥倒①在炕沿边，不理他，繼續对我說着：

“当然罗，老康，你是个稀客；”天成对我眯了眯眼儿，說，“你在这儿坐一坐，說說話儿，那还是可以罗！再有，我昌林哥他們的恋爱故事，你怕也应该了解了解。是吧？啊？你正是想听这个？好？我看，为了节省時間，就先讓我給来上一段……”清了清嗓子，屋里的人誰都不顾，跟个甚么了不起的主角一样，給我介紹开了昌林他們恋爱的事儿。

昌林的爱人——炕上的这个妇女叫刘玉翠，是个聒聒叫的高小毕业生。娘家住在岭后庄。岭前岭后两个村子只离着十里地，但却隔开一道不小的坡梁。坡梁上的道儿，又是一条盘来繞去的羊腸子，因此两个村子平日的往来并不多，两个村历来

①搥倒：用力推倒。搥：sāng，念噪。用力推的意思。

也不归一个区管辖。没想到这可正好！就正是在这么两个說近不近說远不远的村子里，哎哟哟，周昌林和刘玉翠……

“就鬧出了个又是恼人、可又是新鮮漂亮的怪事儿！”

天成刚說到这里，昌林就嚷着要扯断他这个“一根筋”。玉翠却抓了一个梨，朝天成一摔。天成接篮球一样反手接住梨儿，正要打鬧，天桂插进来说：

“好啦，好啦，别光斗嘴啦！”順手拉了我一把，悄悄地笑道：“老康，快叫昌林他們自己說吧！也就是，他們那恋爱过程跟恋爱态度……”

天桂的話好象还没有說完，我却早已經忍不住。我簡直是在命令昌林，叫他赶快說。昌林可还是腼腆①地扭着脑袋，支吾着：“真是！这有甚么說，說头！”我再一次地命令着他，一边就也讓玉翠說。玉翠使两个指头拂了拂头发，淡淡地笑笑，瞟了昌林一眼。昌林可还没答应。天成說：“咳，真是！

①腼腆：害羞，不好意思。腼：miǎn，念免；腆：tiǎn，念“天”字的阳平声。

这有什么不好說哩！昌林哥，要不这么吧——还是讓我来说吧！我保証……反正你們那过程我也……”玉翠急忙搶着說：“昌林，說說就說說！这反正也沒有甚么稀罕的！你先說吧，我随后补充。”昌林道：“行！說就說！”又推了天成一把：“你呀，你保証，你是个美国电台，光会造謠！一边去！”天成高兴地对我吐了吐舌头。

昌林剥着一顆花生，在考虑着他的恋爱故事。玉翠把油灯挑亮了些。屋子里靜下来，嵌着玻璃的木格子窗上，透进来院里一棵梨树的影子。早春时节，梨树的枝桠又秃又光，枝桠的縫隙里还露出几顆天上的星星，在玻璃上輕輕地閃动……

就在这安靜下来的喜气飄揚的屋子里，周昌林和刘玉翠开始說着他們的故事。他們免不了要有說得簡略的地方，甚至还要有意地丟掉一些情节；这时候，天成就会真象一根筋那样蹦跳起来，补說一番。天成也有补說得夸大和过火的地方，就又有天桂出来公平地校正，并在双方爭論的問題上作出結論……不用說，我听到的一切情节都是可靠的，整个故事自然也是完全真實的。下边就是这个真實的故事。

故 事

故事发生在去年春天，春耕刚刚开始时节。地点是在村北的坡梁上——就是隔开岭前岭后两个庄子的那个坡梁。

有一回，昌林去那坡顶上的地里做活，正碰上玉翠也在那里做活。他们两块地挨的挺近，只隔着一道一步就能迈过的垄沟。那工夫，他俩还并不熟；不过到底都是在岭前岭后长大，就总也多少有点认识。正因为这样，他两个便都显得特别的不自在。昌林是光觉着好比钻进了葛针窝，难受得要命；又好象是被困在不远处的一面削壁顶上，要上要下都没有办法。只在心里头对自己说：

“咳咳，这才是走遍天下也找不着的别扭事哇！”又问着自己：“嗯，我倒了甚么霉啦？怎么就偏偏碰上了她呀！”

这的确也难怪昌林。他们碰在一块儿，原本是一个偶然又偶然的事。坡顶上玉翠养种的倒是她自己家里的地；昌林丢的那块地，早先可并不是他家的。去年春天，他们村里农业社扩大了一倍，作生产计划的时候，发现他家有一亩多自留地夹在

社地中間，挡住了社地連成一片；这当然應該換。昌林又是个干部，因此就随便拣了披頂那块又远又不好的地換了。沒想到这一換就跟刘玉翠碰到了一块儿……而恰恰在碰見玉翠那以前十多天，玉翠她姨姨刚刚跟昌林和玉翠說了說亲事，昌林也刚刚拒絕了这門亲事……

話說清楚：昌林为甚么要拒絕这門亲事？这是因为他瞧不起人家。可为甚么要瞧不起？原因据說在刘玉翠的身上。

說是刘玉翠在高小毕业以后，因为沒考上中学，回到村里，就整日疯疯顛顛。不做活，也不工作。每天吃了飯，就光打扮起来挑对象。而且，听說还一定得挑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或者是要挑个大干部。在近邻村的男青年，又更給拌蒜加葱，說她的条件是要“两高两相当”——地位高，文化高，年岁、长相也得相当……

不知道这些說法是不是完全可靠。但是，攔不住各人一张嘴，十张嘴就能說活一个死人。說的人越多，說的話也就味儿越重。这么传风攝火，直攝得玉翠她爹娘都受了傳染——天天替女儿着急，时时埋怨女儿眼皮太高。作娘的，又难免要把自己

当作处理女儿婚姻問題上的“負責干部”；于是，碰見左近村坊的老姐妹，把嘴一张，就要又伸脖子又眯眼，又跪指头又逗点，数数落落，連埋怨帶夸，一齐来。

“那死閨女呀，不是党团员不要，不是文化比她高的不要；年岁不相当不要，脸蛋子不白也不要……噢呀呀，我的老姐妹，可把人难的啊……你說吧，那死閨女也是个团员哩；也拿了高小文凭；看上书是一頁一頁往下翻，写上字是刷溜溜地——笔尖儿頓都不頓；再說长相嘛……总也算五官端正，不短不丑吧；嘿，你說不是么，老姐妹？”

老娘娘們說說道道，保不住就要順口托諷問人。正赶到去年头开春的时候，岭前庄玉翠她姨姨去岭后串亲，跟玉翠她娘三言两語就拉呱上了玉翠的事。她姨姨倒不是个媒婆子；不过是兴不由己，有口无心地张嘴搭話，随随便便就跟人家提起了周昌林。

“那小伙子呀；身架儿就象画上的獅子，肚里头墨水也滿多；又领导团，又办农业社，在区、县都是敲响了的的人物；找对象找了二年，如今都还没找下——在岭前怕就也沒有配得上的姑娘……我